放鹤亭 | 文学

2026年11月5日 星期四
责编：林刚 美编：范聪 校对：吴庆德

七里书香

石镌汉章万古歌

◎王爱芹

很久以来，我一直想写写徐州的汉文化。

我想写的不是大汉王朝煌煌400余年的长度，不是它“寇可往，我亦可往”的硬度，也不是它“主尊儒术、统合百家”的软度。

这些，徐州都有。但徐州有的，其他地方却未必有。

说起汉文化，世间目光多在长安、洛阳停留。没人会想到，徐州会别开生面，以山石为纸，一字一痕，镌刻出大汉王朝的春秋流转、人间沧桑。

这次“行吟彭城七里”的采风活动，终于让我落下了笔。答案，要从两千多年前的一群普通人说起。

秦末，大乱。沛县亭长刘邦，带着一群丰沛乡亲豁出去，经历腥风血雨，打下大汉基业。

江山已定，但根还在故土。

刘邦把最亲的弟弟刘交封为楚王，楚国都彭城，将故土升格为宗室重镇。此后数百年，一代代楚王驻守徐州。他们是皇族，也是这片土地的归人。

这是天时，大汉龙兴之地，皇室第一藩国，政治资本雄厚。徐州地处鲁南丘陵余脉，遍布着质地细腻、硬度适中的石灰岩，可开凿山体做崖洞墓，也可采石作画像石的石材，省去了长途运输成本。同时期的长安以及随后的洛阳，平地居多，木材更易获取，墓葬多用木椁、砖室，一场战火，抑或一阵风雨，便化为尘土。唯独徐州藏在山里的陵墓，躲过了战乱，挺过了风雨，经受了盗墓贼的摧残，守住了当年模样。

我的家乡，这个藏在群山里的村落，曾出产上好的青石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那是石刻技艺最后的辉煌，村民八成以上都会石刻手艺，十一二岁的少年仿佛无师自通，拿起凿子就会凿石。村里满是石磨、石碾、石臼、石墙、石桥，阳光落下来，石件上泛着湿润的光。这门古老的技艺是否源于汉代工匠的传承？山前的汴塘，还有匠人从事石雕，雕石狮、雕石臼、雕石马。有了这些人，这些古老的技艺也许永远不会消失。

徐州是山城，但同时又属黄淮平原，水土丰饶，盛产豆麦，蕴藏铁矿，水陆交通四通八达。汉初，楚国奉行休养生息，迅速成为东部最富庶的诸侯国。

此为地利。

汉人对石头的推崇是有源头的。远古，打猎靠石头，生火靠石头，防身还是怀里一块温热的石头，人们认为这世上最硬最扛得住事儿的东西，就是石头，煞气、晦气碰到它都得绕道，这是灵石崇拜的根。根扎下了，汉人的石文化就从骨头缝里长出来。

公元前201年，刘交受封为第一任楚王，彼时的他20岁左右，正是意气风发、志向远大之际。他自幼好读书，酷爱儒学。此时，他在楚国大兴经学，徐州很快成为汉初儒学重镇，连空气都弥漫着包容万方的气度。

铁腕立国后的汉家，以孝治天下。孝，生前要侍奉，死后更要追思。所以，徐州人格外看重两样东西：一是耕读传家，二是尽孝祭祖。

个体生命是短暂的、脆弱的，起点和终点仿若咫尺。但在汉人心里，深信天人合一，相信魂魄永续，所以，死并非终点，不过是天地间的一场更迭罢了。这是一个时代最虔诚的生命观。那时的人，想法既朴素又虔诚。

所以，生者穷尽一生，为逝者凿石造宅、刻像纪事，不过是想把写在生命轨迹上的温柔与盛大，永恒留住。

这是人和。

这种风俗在今天如何延续？人的一生，其实就是一场接着一场告别的过程。不到20年时间，我先后经历四位至亲的离世。与红事相比，乡村最重白事。那些代代传下来的丧葬礼数，有着严格流程和规矩，我们在大老执的指挥下，一丝不苟地执行。这还不够，还要配套烧五七、百天、周年等，才能完成将一个人交接到天上的所有仪式。

细细追溯，原来汉人那份事死如事生的心思，穿过岁月风尘，已悄悄散落到寻常百姓的烟火里。

一代代汉人的虔诚信仰和艺术匠人的努力，最终让汉碑、汉墓、石祠堂、汉画像石四类遗存自成体系，以无法想象的声势，在鲁南皖北交界处，铸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石上史诗。

徐州幸也，汉人幸也。

写给苏公的一封信

◎梅权

苏公台鉴：

晚辈梅权，是九百多年后仰慕您的忠实粉丝。我出生在徐州——这片您曾经履职耕耘过的土地，退休之后，在老年大学研习诗词，浸染笔墨。

您还记得徐州城南、云龙山脚下，那片洪涝频发的低洼地吗？如今此地已是一汪碧水，烟波浩渺，这便是今日的云龙湖。苏公，请允许我不揣冒昧，向您慢慢诉说，昔日的低洼之地，如何历经岁月涤荡，蝶变为这座城市的山水名片。

您莅任之前，云龙湖的前身三面环山，地势低洼，形如簸箕，故土百姓呼之为“簸箕洼”。每逢雨季，城南诸峰的山洪奔泻，尽数汇注于此，积水宣泄无门，遂成一片涝洼沼泽。逢涝沱之期，则汪洋漫溢，侵扰接壤田舍；及至久旱，湖床裸露，又化作阡陌农田，本是一处“雨成湖、旱成田”的天然洼泽，并无稳定成形的湖面。

北宋熙宁十年，您赴徐出任知州，昔时这片低洼之地被称作“尔家川”。守城抗洪事毕，您巡察城郊山水，望着这片依山近城的洼地，难掩喜色，心中生出一番构想：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，则此湖俨若西湖，徐州俨若杭州。

奈何您任职彭城仅两年，朝廷一纸调令，改任湖州知州，匆匆离去。这份疏浚扩湖的心愿，终究止步于构想，未能付诸动工，成为您留在斯地的一桩千古遗憾。后世徐州百姓感念您留下的功德，民间又称此处为“苏伯湖”。

数百年光阴倏忽而过，时光流转到明万历十八年。黄河泛滥，徐州城内积水经年不退，朝野甚至出现了迁城避水的议论。危急时刻，河道总督潘季驯奉命前来处置水患。他亲临各处实地勘察，奏请开浚支河，也就是后世的奎河，城南一带的积水得以借奎河向外疏浚。彼时，以排涝减灾为要务，并未着手对尔家川进行规划治理，此地依旧是一片沼泽洼地。因为湖水泛滥无常，百姓雕刻石狗立于湖畔，寄托镇水安澜的祈愿。“石狗湖”之名由此流传，此后四百余年，民间一直沿用此称。

有清一代，黄河多次决口，洪水时常灌入石狗湖。官府大多只是修补湖堤、抵御黄水侵袭，始终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拓湖工程。石狗湖依旧是那片随雨水消长的洼地，您当年的湖山遐想，只能在岁月之中悄然搁置，静待您圆梦的那一天。

沧海沉浮，世事更迭，您未曾实现的心愿，终于在当代迎来了圆梦之时。1958年秋，徐州开启石狗湖治理工程。当年并无大型工程机械，数万军民肩挑手推，我的外公和父亲，亦曾投身于这场工程建设。众人清淤浚深，终于修筑起绵延四千余米的拦水大坝，即“八一大堤”。原本飘忽不定的洼地，被堤坝圈锁成一汪澄澈恒定的大湖，兼具蓄洪、灌溉之利，千年水患就此化作造福百姓的民生水利。

因毗邻云龙山，1960年工程告竣后，此地正式定名云龙湖，一直沿用至今。旧称石狗湖渐渐淡出官方记载，只留存于彭城父老的记忆之中。此后数十年，历经退渔还湖、生态修复，环湖景致不断得到完善。1994年，云龙湖与杭州西湖结为姊妹湖，您九百余年前那番“此湖俨若西湖”的畅想，终于成为真切的现实。2016年，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跻身国家5A级景区行列。

从簸箕洼、尔家川，到民间口口相传的苏伯湖、石狗湖，再到如今的云龙湖，一湖数名，阅尽近千年岁月，道尽徐州大地的沧桑变迁。

近千载光阴，倏然而逝。您虽远去，但重情重义的徐州百姓始终未曾忘记您。云龙湖畔筑有苏公塔、苏公岛，岛上建起苏轼纪念馆，您守御彭城的千秋功绩，被后世代代传颂。您写下的千古名句“曲港跳鱼，圆荷泻露”，诗词班的学友们，亦时常吟咏。

今日，我们一众同窗，诚邀您共赴云龙湖，一览今时湖山光景。云龙湖澄波泛影，音乐厅临湖巍然矗立，造型宛若一朵悠然绽放的紫薇花。飘逸灵动的建筑轮廓倒映在细碎波光之上，与湖光云影相融，显得沉静雅致。

湖心岛上的水上世界，形似巨鲸，仿佛自澄波中破浪而出。遒劲的流线型躯体向着湖面舒展，银灰色的轮廓映于粼粼波光之间，新意盎然，与周遭古雅的湖山相映成趣。

苏公，可惜此番白日游赏，无缘一览云龙湖夜色胜景，亦不能亲睹以您彭城抗洪往事为蓝本的大型湖岛行浸式实景演出《彭城风华》。

夜幕笼罩云龙湖，游船缓缓航行在寒波之上；巨型水幕光影于湖面升腾而起，水雾漫溢，淡淡的水汽扑面而来。斑斓光影投射在水幕与山水之间，将您在徐州抗洪的往事徐徐铺展开来。

夜色里，以奔腾的光影模拟黄河溃堤洪浪，浊涛翻涌，明暗交织，重现洪水围困彭城的危局。水幕幻化之中，依稀看见您立于城头，过家门而不入，身先士卒，率领军民冒雨筑堤坝，守卫城池的身影。雄浑的配乐在湖畔回荡，声声叩击人心。

岸边苏公塔的灯火遥遥相映，湖风掠过，水雾阵阵浮动。周遭游人屏息凝神，沉浸在近千年往事之中。水与光影交织，特效流转变幻，把九百多年前惊心动魄的守城一幕，化作眼前风华绝代的视觉盛宴。当喧嚣渐渐平息，湖面上重归静谧。您那份心系百姓的担当与赤诚，却久久留在观者心底。

苏公，行走于如今现代与诗意并存的云龙湖畔，想必您也会心生感慨。于此，还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事，愿向苏公一叙：2013年，中华诗词学会授予徐州“中华诗词之市”称号，成为江苏省第三个获此殊荣的地级市。足见彭城文脉绵延不绝，薪火相传。

悠悠近千载，诸多故事皆凝缩在云龙湖这方山水之中。苏公，云龙湖这一汪碧水，既承载着您未竟的山水梦，也镌刻着一代代彭城儿女与水共处、改造山河的奋斗印记。湖山相望，涛声不息，您的情思，终究流淌在今日的湖光山色之间。

湖山依旧，风雅长存。遥敬苏公，顺颂文祺。

岁在丙午桂月廿五
后学梅权顿首



南来飞燕北归鸿

◎武亚中

汴泗交汇处，黄河映带流。黄昏，我漫步于徐州故黄河之畔，仰望黄楼高十丈。黄楼为仿宋重檐歇山楼阁，名取五行中以土克水之意，静静守着一河流水，看尽城郭更迭、人间离合。

北宋那场惊心动魄的滔天洪水，如今被封存于徐州地方志与碑刻文字之中。眼前的故黄河水平如镜、波澜不惊。古牌坊上“大河前横”匾额赫然高悬，笔墨浑厚。城池的兴衰，浸润在这百转千回的河水中。岸边棋摊落子声声，隐约传来琴声和戏腔，伴着游人细碎闲谈，丝丝缕缕飘上楼台。恍惚中，北宋长风穿越而来。

对黄楼的历史，徐州人都能聊上几句苏轼率众抗洪旧事；外来游客奔赴这里，多为缅怀苏轼守城安民的功绩。我循着故黄河的水声，一次次来到黄楼，春日繁花、烟雨薄雾、深秋凉风，似乎每一回心境都不一样。于我而言，黄楼不仅仅是徐州的城市地标，其承载的文化记忆更具有足够的分量。这个黄昏，我在暮色四合里，目送寻找归巢的倦鸟的翅膀，追念一位故人——秦观。这座黄楼，是他与苏轼知己之交的开端。

黄楼展厅正中立着一方苏辙《黄楼赋》青石碑。碑身厚重粗粝，石面布满风化痕迹，碑文斑驳。苏轼在徐州平息水患后，重修城墙，依五行之理于城东门建起黄楼。第二年重阳，他邀约众师友登楼唱和。众人凭栏远眺楚山泗水，一时间诗文焕彩，谱写锦绣华章。彼时秦观未赴此会，但遵苏轼嘱托，写下《黄楼赋》，盛赞黄楼雄伟景致，记叙苏轼临危抗洪、护佑百姓的仁政担当。苏轼评价其兼有屈原、宋玉文采，赋诗答谢。

展厅南侧，一组“黄楼文脉”仿古展屏同列排开，汇聚苏轼、苏辙、秦观、陈师道的四篇名作。另一面展屏绘有黄楼形制，赫然印着秦观的名句：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。”苏轼，是少时秦观心中纯粹的向往。正是由于这份最初的赤诚，在此后的人生里，他与苏轼肝胆相照、患难与共。1078年春日，29岁的秦观特地奔赴徐州，拜见景仰已久的苏轼。二人论诗谈文，苏轼对这位才子一见如故，恰似金风玉露相逢。

寂静的黄楼展厅里，我听见历史沉重的回响。展框里陈列着一幅《元祐党籍碑》拓本，“余官”一栏里，秦观居于首位，字迹泛着清冷。手指欲抚，我想以一丝俗世暖意，慰藉他短暂悲情的一生。隔着厚厚的玻璃，如同隔着漫长的岁月，终是无法触及。少年时读秦观词句，只觉文笔清丽。如今踏遍黄楼，再读他的婉约词作，方才体悟字里行间的苦楚、才情之下的无尽落寞。

秦观与苏轼相交20余年，大半岁月云水相隔。历经贬谪漂泊，二人暮年远在岭南仓促重逢，百感交集，秦观提笔写下《江城子·南来飞燕北归鸿》：

南来飞燕北归鸿。偶相逢，惨愁容。绿鬓朱颜，重见两衰翁。别后悠悠君莫问，无限事，不言中。

小槽春酒滴珠红。莫匆匆，满金钟。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。后会不知何处是，烟浪远，暮云重。

南迁飞燕，北归鸿雁，道尽乱世飘萍的宿命。不久后，秦观在北上赴任途中猝然离世。听闻噩耗，苏轼悲痛难抑，长叹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！”泪眼蒙眬中，他想起那年春天，彭城山下，汴泗水边，杨柳如烟，他和风华正茂的秦观初次相见，杏花簌簌落满二人肩头……

秦观辞世不过一载，苏轼就病逝于常州藤花旧馆，一对亦师亦友的北宋文坛双星相继陨落。昔日黄楼之上，诸贤赋文，各展风华，元祐文脉盛极一时；二人离去后，苏门四散。“落花流水各西东”，既是知己的悲情骊歌，也是北宋风雅文脉的无声落幕。

暖橙余晖透过木格窗棂漫进黄楼楼阁，浮起那些旧日时光。秦观与苏轼的深厚情谊，面对宿命的无力之感，在这阕《江城子》里渐渐鲜活起来。自徐州杏花初见起，二十载相知从未更改，二人结下的这份知己缘分，终究抵不住世事洪流。

暮色渐渐淹没故黄河，千年前的文风浩荡而来：“太守苏公守彭城之明年，既治河决之变，民以更生；又因修缮其城，作黄楼于东门之上。以为水受制于土，而土之色黄，故取名焉。楼成，使客高邮秦观赋之……”

年年陌上生秋草，日日楼中到夕阳。黄楼，承托先民抵御洪水的生存记忆，留存北宋文人酬唱往来的璀璨文脉，更沉淀秦观与苏轼跨越半生、满是相思之憾的金石情谊。故黄河畔草木四时枯荣，飞燕鸿雁岁岁往返，那场相逢与离散的怅惘，长久弥漫于这山河岁月中。

一城桂香染清秋

◎段邦芹



深秋，长天澄澈如洗，风带着秋日的微凉，轻轻拂过彭城街巷。草木褪去夏日的苍翠与繁盛，天地间多了几分清朗与宁静，最动人的秋意，便藏在一缕缕随风流转、漫溢四方的桂香之中。

不必刻意寻访，金桂的香气已铺满全城。清晨开窗，甜润幽香随风入户；沿街漫步，暗香不时闯入怀中；走进云龙湖景区，桂香便愈发醇厚绵长。一日午后，我沿着云龙湖堤岸缓缓漫步，湖水轻漾，草木沉静，光影温柔，秋风轻轻掠过脸颊，带来丝丝凉爽和惬意。忽然，一缕清润甘甜的香气随风而至，漫入鼻尖。这香气清雅脱俗，不浓烈刺鼻，不浮夸甜腻，丝丝缕缕、幽远绵长，瞬间涤荡了心底的浮躁。我不由得驻足停留，循着这一缕暗香，缓缓探寻秋光深处芬芳的源头。

目光穿过错落的树影，几株桂花树静静伫立在不远处。满树枝叶繁茂苍翠，层层叠叠的碧叶厚实鲜亮，在微凉的秋风中轻轻摇曳，生机盎然。细碎的桂花隐匿在浓密的枝叶之间，不张扬、不夺目，若不细看，极易被葱茏绿意掩藏。小巧的花朵玲珑精致，四片花瓣薄软温润，紧紧簇拥成团，星星点点地缀满枝头。淡雅的嫩黄、温润的金橙，浅浅晕开秋日最温柔的色调，似碎金落满青枝，朴素清丽，落落大方，自有一番清雅姿态。我快步来到桂花树下，轻抚枝叶，嗅着花香，馥郁的桂香氤氲周身，浸润胸膛，我完全沉醉在这秋日独有的香气之中……

从古至今，桂花便是文人墨客钟爱的秋日灵韵，承载着千年诗意与美好期许。在古老的神话传说里，月宫玉树常青、桂影婆娑、岁岁盛放，由此衍生出“蟾宫折桂”的绝美寓意。桂树凌霄而立、芳华独绽，象征着勤勉求索、前程高远，寄托了世人对理想与未来的美好期许，让这小小繁花多了一层厚重的文化底蕴。历代诗人亦为桂香落笔留章，王维笔下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以极简笔墨写尽桂花静默悠然、随香而落的空灵意境，寥寥数字，便让桂花的恬淡与安然跃然纸上。

桂花最动人的风骨，便是不争不抢、甘于沉静。春日桃李灼灼，争艳枝头，博取世人目光；夏日荷莲亭亭，独占芳华，惊艳人间烟火。唯有桂花，避开四时繁花的喧嚣，选择在秋风疏朗的清秋悄然绽放。它从不刻意攀附风光，不与百花争名逐艳，隐于枝叶、安于平凡，以淡泊为姿，以沉静为性，在清冷秋光里默默吐露芬芳，温柔地装点着朗朗秋日。

平凡细碎的花朵之下，是最无私赤诚的品性。桂花浑身是宝，尽数馈赠人间。清甜绵长的花香漫遍街巷庭园，净化风尘、抚慰人心，让清冷秋日满含温柔暖意；新鲜桂花可制成软糯香甜的桂花糕，可冲泡醇香四溢的桂花茶，可酝酿温润绵长的桂花酒，为人间平添独属于秋日的烟火风味。除此之外，桂花亦可入药，温润滋养、安神静心，默默守护人间安康。它渺小却赤诚，平凡却坦荡，倾尽所有，不求赞誉，默默奉献，温柔世间。

纵观四时繁花，牡丹华贵却张扬，秋菊清寒却孤峭，桃李明艳却短暂。诸多花卉皆以姿容夺人，芳华转瞬便归于沉寂。唯独桂花，褪去浮华、沉淀本心，无艳色惑人，无娇姿夺目，仅凭一身清香、一腔赤诚、一身风骨，在清秋独领风华，让整座城沉醉在桂香里。

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《鹧鸪天·桂花》中赞道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定妒，菊应羞，画阑开处冠中秋。骚人可煞无情思，何事当年不见收。”细细品读，方才读懂词人偏爱桂花的深意。真正的风雅，从不在明艳的外表，而是内在的风骨。

桂花藏于枝叶，风骨存于本心。它淡泊宁静、清雅自持，默默绽放、无私奉献，于平凡中藏大美，于静默中见风骨。秋光万里，长空寥廓，一缕桂香漫过街巷，染透整个清秋。这般温润高洁的品格，便是当之无愧的花中一流。

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媒体集群：徐州日报 彭城晚报 都市晨报 汉风号客户端 中国徐州网 徐州发布 户外传播平台 官方微博矩阵 微信公众平台 六磅视频 豹子视频 社址：云龙区富春路8号 邮编：221018 徐工商广字第030003号
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85600213 总值班室：85690460 广告热线：85690469 发行热线：85690141 全年定价：568元 零售每份：1.80元 集团法律顾问：江苏典锐律师事务所 85857339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印务中心承印（徐州市鼓楼区金桥路19号）：87799237